

大人物

時間：一九七〇年代至八〇年代。

一、劇情大綱：

阿勇，一個莫名其妙竄起的流氓。

年輕時他孔武有力，打架像放屁一樣容易，一心只想成為大人物。A B C 不懂幾個，歷史地理全不及格，問他世界第一高峰、他答「崔苔菁」；問他倫敦吊橋、他答「陳今佩」；問他法老王的名字、他答「蔣光超」；問他民族英雄、他答「不是我」……。對的，他就是這樣順利拿到畢業證書，順利被保送升學，光榮的被前呼後擁，什麼都不怕，因為他獲選為拳擊國手，要去到美國「宏揚國威」「殺朱拔毛」。彼時，鄉裡的父老都莫名其妙，也都以他為榮：「時世真的變了。隨便打一打也能出頭天？」

不過，時世真的變了，早期在鄉裡耀武揚威的阿勇仔、手臂上隨便刺青一隻小乳豬就覺得了不起的老大仔，不消幾年，竟成為蹲踞破落倉庫的羅漢腳。國手的光環只給他短暫的威風，因為世運主辦國不同意在會場飄揚中華民國國旗，全隊基於漢賊不兩立的「民族大義」，毅然放棄比賽。唯一的紀念品，就是出國前和蔣總統拍的合照，掛在香腸攤前面，偶爾可以嚇嚇前來取諦的警察。

沒人相信照片上的國手就是阿勇。因為沒有機會打架，他的兩團腱子肉一下子消氣縮水了，現在他的名字叫「龜毛」。平時，除了在破倉庫向其他羅漢腳炫耀他杜撰的「大人物奧運史」，吹噓自己當年如何征服洋妞、讓她們爽得哀哀叫……回到家裡，就只有幫老婆串珠仔花、做家庭女紅的份。要是不服從老婆，頭髮還會被剪得亂七八糟，教他大熱天戴著毛線帽遮醜……。

好不容易有導演看上他的「造型」，請他加入《台灣英雄傳》的行列，但高興了半天，原來只演個跑龍套的挑夫，被當做活道具走來走去，鏡頭只照到他兩根累得要命的腳。

偶爾龜毛也想重振雄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戲院看霸王電影。可是戲院小姐不買他的賬。他賭氣買了三張票，進到戲院想好好報復一下——他在三個座位上灑尿洩憤，不料卻引來大老鼠，嚇得他哇哇叫。第二次他又買三張票，帶個蜂窩進去，不料蜂兒太小，被觀眾當做蒼蠅，沒有理會。第三次他帶了一筒油漆和幾隻小鳥進去，在鳥翅膀上塗油漆，放鳥高飛，把戲院的螢幕撲得烏痕斑斑。龜毛終於報了仇，同時也被逮到警局吃好幾天牢飯。

出獄後，老爸死了。老婆跟了別人。兒子常被學校記過。龜毛過得很鬱卒。

沒多久，新型的老大(民意代表、企業家)出現了，龜毛學著新老大的樣，梳西裝頭、拿〇〇7手提箱；學不到人家的威風，只能到處獻寶，賣情趣商品。他賣的東西乏人問津，花大錢去西餐廳吃頓飯，不但受服務生的氣，而且還在廁所吐痰時，不小心掉了假牙……。

龜毛不甘心，喬裝打扮，返回西餐廳灑尿報復，不料走出樓梯時，背後西餐廳忽然有爆炸

聲……。他莫名其妙成爲火場中唯一生存的「受難者」。媒體蜂擁而上，訪問他「受災」和「救人？」的經過，各地捐款也源源而至，政府官員紛紛前來探問，龜毛一下子成爲公眾人物，他不知道該怎麼講，但還是閉眼胡謔一番，一時成爲救火英雄。

新的大人物於焉誕生……。

阿勇香腸攤重新開張，攤上掛了嶄新的阿勇和李總統的合照。

時世真的變了！他心虛的想：隨便編一編也能出頭天？

二、場景：

第一至七場：舞台分三區，由左到右分別是小鎮街邊(有電線桿和雜貨鋪)、龜毛(阿勇)家、廢棄倉庫。場景不需寫實。街邊只象徵性的豎個電線桿、掛個店鋪招牌。龜毛家則分出簡單的客廳和臥房；客廳只須簡陋的桌椅、臥房只須一張雙人床。廢棄倉庫裡只要放幾把矮板凳。舞台右下，留做側表演區，可機動使用。

第八場：電影院，分爲入口售票處、播映場地。播映場地只要簡單的銀幕布幕和幾排觀眾座椅。

第九~十場：小鎮街邊、龜毛家。

第十一~十四場：舞台分二區：西餐廳、病房。舞台右下，仍留做側表演區。

西餐廳正面有個明顯入口，側面牆沿有個可供進出的側門樓梯。

病房只須有病床，簡單設備。場景不必寫實。傢具的陳設略具象徵性即可。

有幾個重要道具要特別指出：

路旁電線桿：桿上要油漆一行標語——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另有較小的一排字——信耶穌得永生。

龜毛家客廳：正面牆上掛了張發黃的報紙，褪色的金框，裡面一張大大的合照，阿勇十年前的在機場被歡送樣子，一個高舉的V字形手勢，被鏡頭切了一半，只拍到一根指頭。

阿勇香腸攤：攤上要掛一幅巨大的阿勇年輕時與蔣經國總統的合照。日後則換成現在的阿勇與李登輝總統的合照。

三、人物介紹：

龜毛(年輕時叫阿勇)：三十多歲。過氣流氓、拳擊國手。原本體格健壯。如今瘦小。

年輕阿勇：十九歲。

妙珠：三十多歲。龜毛的老婆。眼小如豆。

阿欽：十幾歲。龜毛的獨子。

阿爸：六十歲。龜毛的父親，莊稼人。

中年阿爸：四十多歲。

胖導演：四十歲。

蔡春發：四十歲。女飾批發商。矮胖。

王老師：三十歲，龜毛的高中老師。

林老師：三十歲，阿欽的國中老師。

朱議員：三十歲。黑道大哥，白晰斯文。

市長：四十歲。

省長：五六十歲。

行政院長：五六十歲。

警察、計程車司機、電影院售票員、記者、村民若干。

第一場

(街邊區，路邊的電線桿部位燈亮。)

(字幕：一九八七年)

(音效：誇張的尿尿聲。電線桿後頭，一道小水柱呈拋物線狀朝另一側撒去。)

(小水柱下面來了一隻髒髒土狗，舉起狗腿，也朝同一方向撒尿去。)

(電線桿後面的龜毛走出來了，他剛尿完，拉起褲鍊，順便踹土狗一腳，土狗哀哀叫，跑到路肩繼續尿。)

(龜毛瞥一眼電線上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信耶穌得永生」的標語，標語還留有尿跡。)

(龜毛往前走。街邊區燈全亮。)

(雜貨店外，坐著幾個男人蹺二郎腿聊天。龜毛耳邊夾一根香煙，閒閒晃過來，他瞄了那幾個男人一眼，變得昂首闊步，還吹起口哨，同時挽起破汗衫的兩個袖子，讓臂上的刺青更明顯。刺青範圍不大，刺的是隻小乳豬。)

(雜貨店外幾個聊天的男人扭頭盯著龜毛的背影，不久全掉過頭，一副不屑的樣子。)

(龜毛出)

男人甲：(低哼出一句)「卒仔！」

男人乙：時世變了啦。還有人在展(誇耀)這種把戲。

(幾個男人有的搓腳屑、有的挖鼻孔、有的剔牙。)

男人甲：(語調閒閒)這款腳肖(角色)，就算要去給老大仔搓腳垢、挖鼻屎也輪不到他。

男人丙：現在的老大仔那麼飄魄(帥氣)，哪有鼻屎腳垢！

(燈暗)

第二場

(龜毛家客廳燈亮)

(龜毛坐在倒置的快鍋上挖鼻屎搓腳垢，髒指頭隨意往桌邊揩揩。妙珠正在掃地，拿掃把掃龜毛一下。)

妙珠：龜毛仔，這麼沒衛生，鼻屎腳垢隨便揩。

龜毛：(賴皮)哎呀，妙珠，你就順便掃一掃嘛。你不知道啊，彼當時，多少人排隊要給你爸搓腳垢、挖鼻屎還輪不到咧……

妙珠：你很行咧。還以為自己是以前的阿勇仔喔？做老大做到去賣鍋仔，賣這種「快鍋」(掃把敲敲龜毛坐著的快鍋)，賣不出去，堆在家裡當垃圾。煮也煮不「快」，做臉盆還嫌重，做水缸嫌小，做板凳坐了屁股痛，煮菜煮起來比石頭做的鍋子還慢……。

龜毛：你們查某人只會撿這種沙細(微不足道)事情碎碎唸。這鍋子已經是兩年前賣剩的，都放兩年了，你什麼時候不唸，現在撿起來唸？

妙珠：就是兩年前沒唸，兩年後才會變這樣。不用說兩年啦，應該十年前就要唸了啦！你看你賣什麼蚶仔麵線、肉粽、碗粿，洗碗精，每樣生意都做不過三個月……。

龜毛：(搶白)你們查某人囉嗦什麼！我後來不是也聽你的話，開什麼電動玩具店，還開漫畫租

書店！結果又怎麼樣？

妙珠：是啦，你好意思講咧！開電動玩具店開到連警察都懶得來取締，就幾台珠仔台閒閒擺在門口，現在的少年郎哪喜歡打珠仔！還有開什麼漫畫店，書那麼落伍，人家古早以前就看過了，連你兒子都跑到別家租書店去看漫畫，你還指望有什麼生意！

龜毛：(不耐煩)做這個你也嫌做那個你也嫌，說來說去，你就想把我綁在家裡給你做查某人把戲，縫什麼珠仔花、帽仔花、皮包仔花……。

妙珠：做這個每天都有錢賺，起碼也是正經事，總比你推個香腸攤出去閒閒晃蕩，站半天沒生意好。每次你出個門，抽香菸要花錢，喝茶水也要花錢。花我的錢給你出去逍遙，沒那麼好康啦！

龜毛：(氣虛)我又不是沒給你縫珠仔花。

妙珠：做兩天就休三天，做得虧手虧腳，半天才串出一朵圓仔花，到最後還不是我在收尾。我告訴你，你不會做珠仔花沒關係，珠仔花就給我做，帽仔花那麼簡單你總會縫吧，明天你要把這堆(手指牆角一堆未加工的毛線帽。其中幾頂已經縫上了小花)帽仔花都縫好。要是再出去半步，我就不讓你進來。

龜毛：什麼半步，你爸要出去要進來，就是一百步一萬步你也擋不住。你爸以前是「國手」咧，國手的腳當然是國腳，你堵得贏國腳……。

妙珠：你還國腳咧？國你的頭啦！

龜毛：(打瞌睡)好啦好啦，整天兇巴巴。我不在這裡妨礙你掃地了。要囉嗦你自己囉嗦去。我要進去睡了。

妙珠：才吃完飯就想睡，你是豬喔！

龜毛：(挽起汗衫的袖子，露出臂上的小乳豬刺青給妙珠看)我若是公豬，那你就是母豬了。

(龜毛出，燈暗)

(臥房區燈亮。夜間光線微弱。)

(龜毛睡得打呼嚕。妙珠偷偷起來，拿剪刀把龜毛的頭髮剪得亂七八糟。)

妙珠：剪你的頭！剪你的頭！看你這麼醜還敢不敢亂跑。

(妙珠收起剪刀，睡著。光線逐漸變亮，接近黎明。)

(一早，龜毛發現被妙珠「陷害」，也如法泡製。趁妙珠還沒醒，拿剪刀剪亂她的頭髮。)

龜毛：剪你的頭！剪你的頭！你把我變醜，我把你變得更醜，看誰好意思出門。

(燈暗)

(客廳區燈亮。牆角擱了一堆未加工的毛線帽。龜毛一副剛起床的樣子，伸伸懶腰，戴了頂毛線帽正要出門。妙珠也戴著毛線帽。)

妙珠：喂，你還敢出去！

龜毛：有什麼不敢出去。我現在就出去。

(妙珠擋在門口)

妙珠：你出去給老娘試試看。

龜毛：你也給老爸試試看。

妙珠：(攔龜毛)這麼醜還好意思出去。

(龜毛趁機鑽出門外，妙珠要追，龜毛伸手拉掉妙珠的帽子)

龜毛：你看你自己這麼醜，還好意思出來。

(龜毛出。燈暗)

第三場

(倉庫區燈亮)

(龜毛頭戴毛線帽，踞住一張矮凳，一副大人物架式。幾個羅漢腳意興闌珊的聽龜毛演說。有的搔搔耳朵，有的撿起地上扁扁的菸屁股，搓揉搓揉，將就吸了起來。)

龜毛：彼當時，你爸要坐飛機出去比賽奧運，連總統都來接見咧。多少人排隊要給你爸搓腳垢、挖鼻屎還輪不到咧……幾百個記者搶著要給你爸照相，拍到一根手指頭都可以當做大新聞，放在頭一條。光是這幾球肉(握緊拳頭，展示臂膀上兩小團肌肉)，女人見到了都要叫阿哥！有時來不及進旅舍，路邊隨便有什麼甘蔗田就騷進去了，才兩下工夫，就讓她們爽得唉唉叫；這些查某人，若淫浪起來，連甘蔗都要拔掉好幾根哩！

(龜毛演出女人興奮呻吟聲，仰臥地上倒拔甘蔗的誇張樣。)

(龜毛說得口沫橫飛。其中一個羅漢腳突然過來拉一下他的毛線扁帽，龜毛趕緊護住，把帽子壓得更低。)

羅漢腳：龜毛仔，這麼熱還戴得住，你是「著冷風」(感冒)是不？

龜毛：你懂什麼，現在正流行啦！

(門口忽然擠進一堆人，越走越近。倉庫裡這幾個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所措。)

(這批入侵者前進幾步就停了，其中一個胖胖的男子朝他們走過來。羅漢腳們仍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一會兒，龜毛站起來，踢開板凳，振了振氣勢，迎面單挑過去。他把汗衫袖子捲到短得不能再短，亮出臂上的刺青，把胳膊舉到胖男人面前招搖幾下。)

(胖男人探頭一看——原來刺了隻小乳豬。他面帶微笑，朝龜毛作個揖。)

導演：原來是大哥啊，失禮失禮，不知道老大您坐鎮這裡，沒事先知會一聲，也來不及準備淡薄禮數，就冒失闖進來，您莫見怪啊！

(胖導演一面賠罪，一面給龜毛敬上一根煙。)

導演：老大貴姓大名。

龜毛：龜……吳阿勇啦。

(龜毛來不及發威，饞饞叨住香煙，還沒叨穩，對方又把打火機湊上。)

導演：吳老大。

龜毛：嗯(用嘴巴的剩餘空間哼出一聲)。你……你爸是，代表大家出來理論的。

導演：是是是。(恭敬萬分)，我們是來這裡拍電視，臨時想借用一下這個所在……。

(龜毛聽到拍電視，眼睛一亮。)

導演：拜託大哥您行個方便喔？

龜毛：呃……這個，要拍嘛？我們這裡不是隨便給人拍的，這個倉庫要是拍起來…

(龜毛一面講一面回頭望牆角那些夥伴，他們全神貫注的朝這邊看，不過隔了段距離，可能聽不

到談話)

龜毛：要……要每一面牆都拍到才像倉庫，這個……牆壁啊，拍到電視裡就縮得很小了……。
(龜毛又望一眼遠處的夥伴，他們的脖子伸得更長，有的還忘了手上的煙。忽然，龜毛表情裝得兇悍起來，同時加了許多手勢，好像正在跟人理論。)

龜毛：……小得就……就像火柴盒。要拍得像倉庫的話，就要把牆壁拍得很大，很大……。

導演：是是是。(半攙半扶，把龜毛請到另一邊)。這個好商量，絕對沒問題的！要拍多大就有多大。

(導演把龜毛介紹給同仁認識，大家向龜毛點頭或握手。導演又打開冰桶，取出兩罐啤酒塞到龜毛手上。)

龜毛：這個……(轉動酒罐，稀奇地辨認罐上字體)是外國酒？美國的喔？(說得很有把握)。

導演：德國貨。(開了一罐暢飲)金牌的。

龜毛：德國？德國的錢沒有美金貴喔？應該還是美國的好！(啜幾口酒，卻仍擺著一張臭臉，挑剔地轉動酒罐端詳)應該還是美國的好喔？(瞄一眼導演)你有沒有去過外國？

導演：有啊！

龜毛：去過哪裡？

導演：泰國啦、日本啦、新加坡啦、還有法國、英國、瑞士、韓國、南非、義大利、西班牙、阿拉伯……

龜毛：(打斷)有沒有去美國？

導演：美國？哪一州？

龜毛：(楞了一下，胡謔)加州？

導演：有啊。

龜毛：阿拉斯加？

導演：有啦。

龜毛：印第安那州？

導演：有啦。

龜毛：紐約？

導演：有啊。

龜毛：好來塢？

導演：有啊。

龜毛：迪斯耐？

導演：有啊，那無沒啥啦。

龜毛：(亂押寶)德州！

導演：德州喔，沒去過。

龜毛：噯！沒去就可惜了，沒去就不能算是有出國了。(蹺起二郎腿)你不知道啊，那裡的女人奶子都有母牛那麼大。那時候，我只要捲起袖子露露這幾球腱子肉，她們就全拜倒在我四角褲下了。有些淫浪的還來不及進旅舍，路邊隨便有什麼甘蔗田就騷進去了，才兩下子工夫，就讓她們爽得唉唉叫，這些查某人，興勃起來連甘蔗都要拔掉好幾根哩！你不

知喔，咱台灣男人在外國有多風神……。

導演：(打斷)真的啊，我們這齣戲就缺這種角色。

(龜毛眼睛一亮，一時忘了他剛才說到哪裡。)

導演：給老大您來演最適合了。簡直是特別爲你設計的，《台灣英雄傳》，您的專長全部用得上……

龜毛：(驚喜)演英雄喔？那不就是老大仔？

導演：是，是老大仔。是大人物。

龜毛：你等一下，我去和我那些兄弟商量看看，他們老大仔是不能隨便拋頭露面的。

(龜毛飛奔到牆角夥伴那兒)

龜毛：(不情願)幹伊娘！駛伊祖媽！竟然叫我去演電視！

眾羅漢腳：啊？演電視喔！(欽羨)。

龜毛：本來我一直推絕，演戲有什麼好！對方卻一直說好話，說我最適合去演，沒我就拍不成了！(氣憤，彷彿受了多大屈辱)，幹！竟然叫我演戲！

眾羅漢腳：龜毛仔！演電視喔！好吶！(大大欽羨)。

龜毛：我……我是看在他們可憐的份上才答應哩！(停下來看看夥伴們的反應)，哼！到時候要是讓我有一點不爽快，我就搞得他天翻地覆，爬在地上叫阿爸！幹！竟然叫你爸演戲咧！把你爸當什麼了！(咬牙切齒間，嘴角經意往上揚)。

(燈暗)

第四場

(龜毛家燈亮。龜毛進了家門，見阿爸坐在客廳牆邊搓腳屑。後面(廚房)傳來碗筷碰撞聲。阿爸抬頭看他，嘴裡不知咕嚕什麼。龜毛打開電視，三個電視台轉來轉去。)

阿爸：阿勇仔，你要看什麼？

龜毛：台灣英雄傳。我做男主角咧。

阿爸：有影喔。怎麼沒聽你說過呢。怎麼都沒看過呢。

(轉到某一台。電視播出《台灣英雄傳》主題曲。)

龜毛：你看你看，剛剛要開始演嘛。演出來你就看到了嘛。

阿欽：爸爸，你去電視裡演戲啊？

龜毛：是啊，演大人物，大英雄呢。

阿爸：這齣戲我有在看，怎麼都沒看過你呢？

龜毛：昨天才演的嘛，他們說今天就會看到。

阿爸：那你昨天整天沒回來，是都在演戲嘍？

龜毛：沒有啦。昨天大家請我喝酒，從街頭吃到巷尾，大家都排隊要請我，都是要慶祝我演男主角啦。

(主題曲播畢，三人聚精會神看電視)

阿爸：怎麼都沒看到？

龜毛：再等一下啦。大英雄比較重要，都比較晚出來。

阿欽：我看到了。爸爸，這是你的腳嘛。你在後面走來走去幹什麼？

龜毛：在巡視倉庫嘛。

阿爸：怎麼都沒看到你的頭？

龜毛：(納悶)等一下就會有頭了。

阿欽：爸爸，你怎麼挑磚頭挑這麼多？

龜毛：英雄的力氣大，所以挑的磚頭就多。

阿爸：怎麼還是沒看到你的頭？

龜毛：導演說要先把磚頭拍很大再把我的頭拍很大。

阿欽：爸爸，你磚頭怎麼挑那麼久，都挑不動了，走路東倒西歪……哎，這個演員又遮住你了。

那個怎麼也遮過來，根本看不到你。

阿爸：怎麼還沒看見你的頭？

龜毛：再等一等。英雄都是最後出來的。

(電視播音：「謝謝收看。明天同一時間，請繼續鎖定《台灣英雄傳》」。接著一連串廣告聲。)

阿爸：怎麼就沒啦？

阿欽：爸爸，明天你還要繼續挑磚頭嗎？

(妙珠戴著毛線帽，陸續端來飯菜，龜毛趕緊關掉電視。妙珠將飯菜擺上餐桌。)

龜毛：來來，去吃飯。

阿欽：爸爸，我還要看電視。

龜毛：吃飯吃飯。看電視會消化不良。

(阿欽、阿爸被龜毛推著上桌。妙珠冷冷瞅龜毛一眼，便坐下來自顧自先吃了起來。阿欽趁龜毛下筷前，搶了最大的雞腿，得意的啃一口，無視龜毛的白眼。)

龜毛：阿欽，雞腿要給阿公吃。

阿欽：阿公又咬不動。

龜毛：你書都唸到屁股去了？書上教你這樣對待老大人嗎？

(阿欽把雞腿夾到阿公碗裡去。嘔氣的跑去打開電視。)

阿爸：(看著電視，感慨)勇仔，那時你常常上電視啊，很風神咧。

龜毛：是啊，很風神咧。

阿欽：爸爸以前在電視上都是這個樣子嗎？

(阿欽指著牆。牆上掛了張發黃的報紙，褪色的金框，裡面一張大大的合照，阿勇十幾年前出國時在機場被歡送的樣子，一個高舉的V字形手勢，被鏡頭切了一半，只拍到一根指頭。)

阿爸：是啊，很風神咧，是個大人物。連總統都跟他一起拍照片哩。

阿欽：可是爸爸現在都沒人知道。我告訴我們班同學我爸爸很有名，他們都說沒聽過。

妙珠：只有風神一下子而已，當然沒人知道。

龜毛：光是那麼一下子，就全國出名了，怎說沒人知道。

妙珠：你把那張照片(手指牆壁)拿出去問人呀，看誰還知道。

(一家人默不吭聲，很快扒完飯，就散到各自的角落裡去。阿爸坐在一旁擦竹煙斗，阿欽蹲在另一角看漫畫，妙珠回到後面(廚房)洗碗盤，龜毛挑剩下的一角坐下來發發呆。廚房裡不時傳

來碗盤鏗鏘的碰撞聲，很有示威的味道。)

(龜毛閒極無事，拿了本書，心不在焉地翻閱。《如何在三十歲以前致富》。阿爸擦完煙斗，左右張望一下，慢慢踱過來好奇地探一眼。)

阿爸：勇仔，在讀書啊！

龜毛：沒啦，隨便看看。

阿爸：(像是自說自話，語調有點感嘆)讀書啊……總是不壞的啦。書，是一定要唸的啦。

(阿爸說完又溫吞吞的踱回老地方，經過阿欽身旁，看阿欽在看漫畫，習慣性地來這麼一句。)

阿爸：(語調痴呆)讀書？總是不壞的啦，但……是不是有用也不知道啦。

阿欽：阿公，這是漫畫，不是書啦。

(阿爸站到牆邊看照片，阿勇也回頭仰望照片)

(燈暗)

第五場

(舞台右下，側表演區亮)

(字幕：一九七四年)

(阿勇約十九歲。穿著高中制服，胸前繡有吳阿勇字樣，身材壯碩，正走到王老師面前。)

王老師：吳阿勇，你過來。

(王老師從腋下夾的一大疊考卷中抽出一張。)

王老師：你期末考有準備嗎。

阿勇：有啊。

王老師：那怎麼考成這樣？

阿勇：我爸說我不喜歡唸書，讀了也是白讀，要讓我去當學徒。

王老師：要當學徒也得先畢業。你考成這樣怎麼畢業？你看你每一格都填得滿滿，都沒有一題答對。問你世界第一高峰，你寫「崔苔菁」；問你倫敦吊橋在什麼河上，你寫「陳今珮」；問你埃及法老王的名字，你寫「蔣光超」；問你開台的民族英雄是誰，你寫「不是我」……(沈吟)喔，好吧，這題就算你對吧。哎，你讀書都讀到哪兒去呀。

阿勇：老師，我爸爸說讀書總是不壞的啦，但是不是有用也不知道啦。

(中年阿爸進，王老師禮貌招呼)

王老師：吳先生，今天請您來，是想談談吳阿勇的升學問題。我建議你讓他繼續升學。

阿爸：謝謝王老師這麼照顧我們家阿勇。只是，我想……書，是一定要唸的啦，(沈吟片刻)，但是不是有用也不知道啦。

王老師：一定有用啦。

阿爸：只是……我家阿勇連畢業都有困難了，哪裡考得上什麼學校啊。

王老師：阿勇絕對可以升學的，而且不是只有唸書而已。你們阿勇體魄發育得好，氣力也足。讓他進校隊最好，還可能被訓練做「國手」。

阿爸：(遲疑)本來是想，阿勇書唸得也不好，乾脆畢業後就讓他去城裡做學徒。

王老師：做學徒太可惜啦。就讓他繼續唸嘛，公家出錢的，不用考試也不用花一分錢。先進去校隊，以後再保送體專，天天練習拳擊，就不怕他有力氣沒地方發揮，到處打架。這樣做，是一舉兩得。而且像阿勇打得這麼好，以後還有機會被選做國手，出國去比賽。

阿爸：王老師，你說我們阿勇會坐飛機去外國啊？

王老師：是，是坐飛機去外國。

阿爸：(自言自語)真有那麼好？隨便打打架也可以出頭天。(不可思議)時世真的變了。

阿爸：(阿爸提著阿勇的領子)快謝謝王老師。上輩子燒了什麼香，撿得這等好狗運？

(燈暗)

(字幕：一九七九年)

(街邊區燈亮。人來人往。)

(雜貨店內傳來電視播報新聞的聲音，店外陸續聚來村民。)

(新聞播報聲：中華健兒此次參加世界奧運，不但是代表國家出征，爭取榮譽、宏揚國威，而且還肩負了偉大的使命、全國人民殷切的期望，我們要復仇血恥，殺「朱」拔「毛」，我們要解救大陸四萬萬同胞，恢復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正統……。)

(女記者的慷慨陳詞被村民的討論聲淹沒了。)

村民甲：(羨慕)那個阿勇要去美國吶！要坐飛機吶！

村民乙：說是拳擊國手哩，專門去和「阿堵仔」(老外)打架哩。

村民丙：(納悶)時世真的變了……隨便打一打架也能出頭天！

村民乙：你看你看，(手指電視)，咱村的阿勇被總統召見吶。

村民甲：哇，國手吶。你看總統還跟他握手。啊，那個拍照片的記者被擠得跌倒了，還爬起來繼續拍，咱們阿勇可真紅噢。

村民乙：看囉！阿勇要上飛機了，要上飛機了！飛機好大台！

村民丙：(吆喝大家安靜)喂，阿勇在說話咧，在說話咧，大家靜靜，聽他在說什麼。

(電視傳來阿勇的聲音：(夾雜群眾歡呼聲)中華民國萬歲——萬歲——萬萬歲。反共復國成功，光復大陸萬歲……。)

眾村民：萬歲！萬萬歲！

眾村民：(更大聲)萬歲！萬萬歲！

(燈暗)

(龜毛家燈亮。阿勇的爸爸在看電視。村民甲、乙、丙緊守在旁。)

(女主播聲音：本台消息，我奧會就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要求我國更改名稱、旗幟、國歌的不公平建議，聲明嚴重抗議，指出與國際奧會憲章不符。經過連日申訴無效，中華健兒決定集體退出比賽，抗議主辦國家不懸掛我國國旗……中華健兒展現了威武不屈的民族大義，堅守漢賊不兩立的愛國情操。)

阿爸：(站起來)怎會這樣？

村民甲：(上前轉台)別緊張，換另外一台看看。

(男主播聲音：全體國民已發起愛國簽名運動。蔣總統經國先生已指示行政院聯合各部會研商對策，正式向主辦國抗議，並要求聯合國出面申張正義……)

村民乙：這台講得太悲哀了，(上前轉台)換另外一台看看。

村民丙：你們看，阿勇他們回來了。他們領隊在說話咧。(上前把電視聲音開得更大)

(奧運領隊聲音：(嚴肅)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全國電視機前的同胞。這一次，我們中華奧運代表隊是在寧屈不受辱的堅持下，集體退出比賽。我們知道，國旗和國歌是代表我們國家的精神象徵，革命先烈們拋頭顱灑熱血所換來的國家尊嚴、民族標記，但是主辦國要求我們更改國名、堅持不懸掛我國國旗，不播放我國國歌，是正邪不分、泯滅良知的無恥行徑……。)

(燈光在上述聲音中漸漸變暗)

(黑暗中，響起門鈴聲。)

(開門聲。四處仍然一片漆黑。)

阿勇：阿爸，我回來了。

阿爸：阿勇，怎麼在三更半夜回來。

阿勇：怕給別人看到，沒面子。

阿爸：阿勇，電視說你們去美國沒有打架呀。

阿勇：是放棄比賽啦。

阿爸：你們不比賽，那在美國這麼多天都做什麼啊？

阿勇：玩呀，只好玩幾天再回來。

阿爸：美國很好玩嗎？

阿勇：美國很好玩。可是不要告訴別人說我們在那裡玩了。

阿爸：哎，怎麼會這樣。

阿勇：我也不知道。

第六場

(街邊區燈亮)

(字幕：一九八七年)

(人來人往。龜毛的香腸攤沒生意。龜毛(還戴著毛線帽)瞥見對面一個空檔，趕緊把攤子往人多的地方推。阿勇不斷按著攤上的喇叭招呼客人：叭嘍！叭嘍！)

(警察走過來)

警察：老大仔，拜託啦，你暫時往旁邊閃一點，讓別人的車子有路可過嘛！

龜毛：別叫我走啦。你就看他的面子嘛。

(龜毛霸住路頭不動。他指一指攤子上頭，警察瞄一眼：「又來這套。」莫可奈何走了。)

(攤子上頭掛了一張照片，是龜毛十七歲出國前和蔣總統的合照。)

(一個顧客看著走遠的警察，好奇的詢問龜毛攤上這幀照片。)

顧客：這人真的是你？會不會是剪接的，你這麼瘦。

龜毛：真的是我啦。現在沒有鍛練，自然就瘦下去了嘛。(見顧客有興趣，逮住機會就把當年那段風光史複誦一遍)。你不知道，彼當時啊，幾百個記者搶著要給你爸照相，拍到一根手指頭都可以當大新聞，放在頭一條……光是這幾球腱子肉，外國女人見到了都要叫阿哥！有時來不及進旅舍，路邊隨便有什麼甘蔗田就騷進去了……

顧客：有影無(一臉狐疑)？雞規(汽球)吹得這麼大。

(顧客看一眼攤頭這張「國手／總統」合照，再對照眼前這個乾巴巴的瘦男人，笑笑便離去。)

龜毛：怎麼無影！你小卒仔看人低。(低頭，看香腸烤焦了)哎，害我又烤過頭了。

(龜毛負氣的夾起幾條焦黑的香腸，砸向旁邊那隻撒尿的狗。狗邊跑邊哎哎叫。)

(燈暗)

第七場

(龜毛家燈亮。蔡春發提著一袋未加工的毛線帽和珠仔花材料來。)

妙珠：放在這裡就好。

(蔡春發把毛線帽放在牆角)

妙珠：春發仔，你給我生意做，還幫我把東西提來，真不好意思。

蔡春發：反正街坊鄰居相幫忙嘛。我的珠仔花、毛線帽那麼多，還需要你多多幫我做呢，有錢大家賺啦。

(妙珠聽了笑得很滿意。她正在擦汗，手帕從額頭、頸子，一直下到胸口，她擦得差不多了，忽然把手帕往蔡春發臉上一送。)

妙珠：要不要擦一下？

(蔡春發遲了一秒鐘才把手帕接過來，也一樣是從額頭、脖子，一直擦到胸口。)

蔡春發：天氣真熱。

(蔡春發解開幾顆扣子，反手將手帕推進背後，努力搓了兩下，但手太肥太短，始終擦不到自己的背。)

妙珠：我來幫你好了。

(妙珠接過手帕，蔡春發呆呆坐著，任妙珠處置。妙珠先由正面擦了幾下，然後伸手直探蔡春發胸口，再從胸口繞到他背後……)

(龜毛從外面進來)

龜毛：你們在做什麼！

蔡春明：龜毛兄，你怎麼流得滿身汗，要不要擦一下？(把妙珠為他擦汗的手帕遞過來)。

龜毛：你們還有臉演戲！

妙珠：你在講什麼？

(妙珠看看龜毛又看看春發，一直笑。龜毛又急又怒，先是手腳作勢亂舞，隨便吼幾聲，但還不敢揍人。)

妙珠：你是著猴是不是！

(蔡春發在旁也大笑了起來。)

(龜毛一怒衝到後面(廚房)拿一把菜刀出來。蔡春發嚇得閃得老遠，妙珠也被驚楞了。)

龜毛：怎麼樣！你們當你爸是好欺負的是不是！

妙珠：你起肖啊！(衝過來擋)。

(龜毛被這麼一吼，有點遲疑，但又不能馬上收手，仍裝模作樣的隨便揮幾下，哪知那蔡春發竟然一路嚷嚷出去，邊跑邊喊救命。)

(燈暗)

(街邊區燈亮)

妙珠：你起肖啊！

(妙珠追過去擋，抱住龜毛的瘦小身軀。)

(蔡春發一邊跑還一邊回頭望，停在前面楞一下，好像不知道要不要繼續跑下去。)

(妙珠擋龜毛擋得好累，看他還沒有收手的樣子，且圍觀群眾愈來愈多。真沒面子。妙珠忽然撇開龜毛，躺在路上。)

妙珠：要殺就來嘛！你有膽就來嘛！

(龜毛站在妙珠的頭前，不知該怎麼勸她。)

(風一陣陣吹過來，妙珠的裙子被一寸寸往上推，白白的大腿愈露愈多，圍觀的群眾也愈聚愈密。整條路的交通幾乎因此癱瘓。)

計程車司機甲：(對妙珠)拜託咧！起來啦！我們還要做生意咧！你不想活，我們全家還不想挨餓哩！

(好幾個司機下車來勸導，妙珠仍一動不動——她的後面已塞了一大串車，喇叭聲叭叭響個不停。)

司機乙：(對龜毛)喂，你好歹也來勸個幾句嘛！

龜毛：你爸沒那個嘴涎(口水)啦！你要是勸得動，查某人就送你算了！

(龜毛撇下妙珠正要走。不料地上的妙珠大喊。)

妙珠：你敢給天公借膽！

司機丙：老兄仔，火氣別那麼大啦，放自己的查某人在地上露大腿，也不好看嘛！

(龜毛回頭望了一眼，妙珠的裙子又被風吹得更高了。龜毛忽然洩氣似的，以一種既像哀求又像委曲的姿態，蹲下來，拉好那條裙子，吃力地抱起妙珠，顛顛顛顛行去。)

(走到側表演區，龜毛見四下沒人，便把妙珠丟下，逕自跑了。)

妙珠：死龜毛，你要去哪裡！

龜毛：去睡覺啦！

(燈暗)

第八場

(電影院區燈亮)

(龜毛走到電影院門口，好像累到無處可去。他趁人不注意，想溜進去。)

驗票員：(兇)你的票呢？

龜毛：小姐(嘻皮笑臉)，長得這麼漂亮，怎麼這麼兇巴巴！

驗票員：你的票？

龜毛：讓我進去一下嘛，只是睡覺而已，保證不會看到電影。

驗票員：票拿來！(聲音更大更不客氣)。

龜毛：只是進去睡一覺而已嘛，別這樣啦，睡覺又沒看到電影，幹嘛要給票！(臉上有點掛不住，仍理直氣壯)。

驗票員：買不起票還想白看電影，有本事就把票拿來嘛，這樣死皮賴臉！

龜毛：我……我有票啊。

驗票員：票拿來。

龜毛：(心虛)我有票嘛。

(路過的人都朝他們這邊看，電影院的其他小姐也聞聲趕過來。龜毛有些著急，摸摸鼻子跑了。)

龜毛：(一路走一路抱怨)好歹我也是老大仔！我也是老大仔。

(燈暗)

(燈又亮)

(龜毛大搖大擺來到售票口)

龜毛：買票，買三張票。

(售票員給他三張票，在通過入口的一剎那，他瞧見驗票小姐那一臉吃驚和錯愕。)

龜毛：嘿嘿！怎麼樣，我說我有票啊！

(龜毛進電影院，螢幕在播放電影)

(龜毛核對好號碼，挑了中間的座位大模大樣坐上去，一會兒把雙手攤放在左右兩個椅子上，一會兒把雙腳也給霸佔上去，連換了幾個姿勢，像撈不夠本似的。最後，他乾脆在座位上撒尿。

音效：誇張的尿尿聲。龜毛這裡撒一點，那裡也撒一點，撒完了不忘抖幾下，把最後幾滴也出清乾淨。OS：「哼！你爸就是要給你們撒尿。這裡撒尿，那也撒尿。讓你們臭臭呼死」。正當龜毛得意的當兒，忽然大叫。)

龜毛：哇！哇！

附近座位的觀眾都湊過來問：怎麼了？

龜毛：有……老鼠啦！

觀眾甲：原來是老鼠噢。我以為是什麼咧！

(其中幾個離龜毛較近的觀眾深呼吸一下)

觀眾乙：怎麼有尿騷味！

觀眾甲：都大人種了，一隻老鼠就嚇得撒尿！

觀眾乙：我看不是哦，老兄……身體要顧好，晚上少「辦」些「事」啊！

(燈暗)

(燈又亮)

(龜毛大搖大擺來到售票口)

龜毛：買票，買三張票。

(售票員給他三張票。龜毛對驗票小姐亮票。)

龜毛：看好，票在這裡。

(龜毛進電影院，螢幕在播放電影。他走進電影院，找到三個座位，在中間的位置坐下。解開帶來的蜂窩，放蜂一飛。)

龜毛：(趕蜜蜂)去！去！去！

觀眾丙：咦，這是啥？

觀眾丁：大隻蒼蠅啦！

觀眾戊：好像是蜂仔哩！

觀眾丁：你嘛好啊(你得了吧)！蜂仔會懂得跑進來看電影？

(觀眾們隨手揮一揮蜜蜂，又繼續看電影。)

(燈暗)

龜毛：怎麼又沒效？連蜜蜂也沒效？

(燈又亮)

(龜毛吹著口哨，胸口抱了兩包東西，一路走到電影院。)

龜毛：買票，買三張票。

(售票員給他三張票。龜毛對驗票小姐亮票。)

龜毛：看好，票在這裡。

(龜毛進電影院，找到三個座位，在居中位置坐好，把油漆筒放地上。左右兩側各隔一個座位，兩旁的觀眾正專心看電影，無暇注意龜毛搞什麼鬼。)

(龜毛解開帶來的幾隻小鳥，仔仔細細在鳥翅膀上塗油漆，然後放手一揮——小鳥仍然停留在原地，他氣急敗壞地站起來大力吆嚇，幾隻受驚的鳥紛紛撲到螢幕上去。螢幕被油漆塗得亂七八糟，電影終於播不成了。觀眾起立抗議，全場鬧哄哄。)

龜毛：(高興)嘿嘿，讓你們都沒電影看！都沒電影看！

(兩個警察進)

(龜毛被警察帶走)

(燈暗)

第九場

(舞台右下，側表演區燈亮)

(字幕：一九八八年一月)

(兩個羅漢腳陪著落寞的龜毛走來)

羅漢腳甲：龜毛仔，你家妙珠本來說要再讓你在牢裡多吃幾天免錢飯啦。我們幾個想說你在裡面一定很無聊，所以還是湊錢給你保出來啦。

龜毛：多謝你們，我以後一定把錢還你們。

羅漢腳甲：免客氣了啦。就算是我們出錢請你抽幾根菸。別還了。

羅漢腳乙：啊，你進去關還要看書喔？(端詳龜毛腋下夾的書)這本書你都翻好幾年了，也沒見到你發財，算了啦，丟掉算了。

龜毛：三百二十塊買來的哩，怎麼可以丟掉！

羅漢腳乙：就算要靠它賺回三百二十塊也難喔。

羅漢腳甲：(為難)龜毛仔，你知道你家出了什麼事？

龜毛：你說什麼事？

(羅漢腳甲、乙面面相覷，不知如何開口。)

羅漢腳甲：你老爸死了。

龜毛：啊！

(羅漢腳甲、乙拍拍龜毛肩膀。)

龜毛：怎麼死的？

羅漢腳甲：生病死的。

羅漢腳乙：你放心，絕對不是給你氣死的。

(燈暗)

(龜毛家客廳燈亮)

(擴音機傳出五子哭墓的「歌」聲。)

(靈堂前擺了龜毛老爸的遺照。)

(龜毛夫婦、阿欽跪在棺材旁哭。龜毛俯望阿爸的遺容。冷清的棺材裡，死者孑然一身，兩手空空，沒有塞金也沒有載銀。)

龜毛：阿爸，我對不起你，沒有給你打金鎖片，連一個起碼的金戒指也沒打給你，讓你這樣兩手空空的去。

(龜毛取下自己吸了一半的香煙，塞在父親嘴邊)

龜毛：阿爸，你生前都捨不得抽菸，來，這根菸給你抽。

(不一會兒，龜毛又掏出好幾根煙，插進父親唇縫，一一為它們點燃)

龜毛：阿爸，這些菸都給你抽。

(每過一會兒，龜毛就幫老爸擻煙灰。如此這般的孝敬過後，兩個工人過來，把棺蓋給釘上了。)

(親戚鄰居踏進踏出)

(龜毛和妙珠跪在靈堂兩側回禮。阿欽也跟著母親煞有其事地乾嚎，愈嚎愈大聲，一會兒，阿欽忽然發覺什麼似的，趕快摸摸臉頰，趁沒人注意，沾兩滴水掛在眼上，繼續嚎。)

(龜毛本來只是乾嚎，愈嚎愈傷心，竟真的哭了起來。)

(妙珠偷偷點算來往的親友，眼見盤中的奠儀愈堆愈高，簡直是喜不自勝，擠也擠不出半滴淚。她趁沒人注意，沾兩串口水裝門面。)

(燈暗)

(龜毛家臥房燈亮)

(和尚誦經聲)

(妙珠一雙手正在點鈔票，桌上疊了一些數好的，紅色綠色鈔票有好幾疊。)

(電風扇在吹，幾張鈔票正要飛走，龜毛拿了一本書來壓著鈔票。那本書就是《如何在三十歲以前致富》。龜毛正忙著打開印有「奠儀」字樣的白色信封，抽出裡面的錢。一大堆信封往垃圾筒裡丟)

妙珠：這些錢暫時存在我這裡。

龜毛：老爸是我的，錢怎麼都能給你拿去？

妙珠：省省用啦。你都隨便花，我只好替你存起來嘛。何況阿爸先前花的醫藥費不算，還要付五子哭墓的錢、金紙錢、師公錢。

(阿欽進。)

阿欽：哇！媽媽有這麼多錢。

龜毛：不是媽媽的，是親戚朋友送給死去的阿公的。

阿欽：阿公死了又花不到。這些錢怎麼辦？

妙珠：所以這些錢就給媽媽暫時收著。

龜毛：應該給爸爸暫時收著。

妙珠：是給媽媽。

龜毛：是給爸爸！

妙珠：給媽媽。

龜毛：給爸爸。

阿欽：你去們去猜拳吧。我要去看電視了。

(阿欽出)

(龜毛夫婦繼續在搶錢。隔壁客廳傳來電視新聞的聲音：蔣總統經國先生不幸於昨天下午逝世。全國降半旗致哀，各機關學校……)

(燈暗)

第十場

(街邊區燈亮)

(雜貨鋪裡傳來播報新聞的聲音：……李總統舉行中外記者會，鄭重宣告動員勘亂時期於五月一日終止，同時宣布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並廢止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李總統宣布解嚴，是為台灣民主政治邁開了劃時代的一大步。)

羅漢腳甲：喂，聽說現在新總統要解嚴開放。什麼叫「解嚴開放」啊？

羅漢腳乙：哪知道是什麼碗糕？

羅漢腳丙：好像就是什麼事都可以做，什麼話都可以說，就像不論是豬、還是狗還是牛都可以放出去隨便吃草。

羅漢腳乙：若說是這樣，那龜毛仔好像沒被開放到喔，他那張“蔣總統牌”失效以後，香腸攤

時時被警察取締。現在都「戒嚴」在家裡給妙珠串珠仔花哩……。

羅漢腳甲：(笑)這樣啊，那解嚴到底算好不好啊？

羅漢腳乙：哪知道什麼碗糕的好不好？

羅漢腳丙：管它什麼「嚴」還是「鹽」？反正咱的六合彩還不是照常簽就是了。土地公也給他照常拜就是了。

羅漢腳乙：(台)對啦，照常簽照常拜啦。換哪個總統都一樣啦，老百姓只要照常拜，照常過日子啦。

羅漢腳甲：(喃喃自語)照常過日子喔？

羅漢腳丙：對，照常過日子啦。

(燈暗)

(龜毛家客廳燈亮。牆邊堆了一袋袋珠仔花、皮包花、帽仔花原料。龜毛意興闌珊，打開其中一包原料，開始串珠仔花。邊串邊唱著閩南語歌曲〈心事誰人知〉)

(阿欽放學回來。穿國中制服。一進門，他放下一包鴨翅膀。)

阿欽：阿爸，媽媽叫你先吃這一包鴨翅膀，她晚一點才收攤。

(龜毛放下珠仔花，過來飯桌，剛舉起筷子。)

龜毛：阿欽，這包鴨翅膀是從你媽媽菜市場裡的麵攤上拿的嗎？

阿欽：不是啦。春發叔叔家的冰箱拿的。

(龜毛食不下嚥。)

龜毛：(抱怨)明明知道我裝假牙，還拿這種有骨頭的給我啃！阿欽，這些都給你吃。

(擱下筷子不吃。想想，從椅墊下抽出一疊學校的記過單。)

龜毛：(無奈)阿欽，你看你被學校記這麼多大過和小過。單子都寄到家裡來了。你到底是要唸書還是要去做工啊，學校說再記一個小過就要退學了。

阿欽：我想，不要唸啦，早一點畢業最好，替你省錢。

(阿欽拿了本漫畫，自顧自的蹲到牆角去了。)

(龜毛望著兒子，他拿起《如何在三十歲前致富》搵兩下，自言自語。)

龜毛：書……可能是要讀的，到底有沒有用也不知道啦。

(龜毛回到牆邊，拉來一張藤椅，倒頭睡覺。)

(門鈴聲響。)

(龜毛醒來，抹掉半串口水，去開門。)

(林老師進門。)

龜毛：林老師請坐。

(龜毛倒來一杯茶，把阿欽拉來，兩人和林老師對坐，不知道該說什麼，龜毛看起來很緊張。)

林老師：吳先生，我今天來是有事件想和您商量，是關於吳文欽的將來。吳先生，請問您打算讓吳文欽繼續升學嗎？

龜毛：(清喉嚨)林老師……我知道我們家阿欽不愛唸書，可是他每次考試都有把空格寫滿滿，拜託一下，就只剩一年了，是不是可以讓他畢業啊？六十分就好了啦。我們阿欽還不算

壞啦，在學校都很乖，要打架都是出去校外打的，絕對不會給你添麻煩。

林老師：畢業是沒問題啦。

(龜毛差點從椅子彈起來。阿欽傻笑。)

林老師：只要他願意留校當校隊選手，不但讀書免費，而且以後還有機會被訓練做國手。

龜毛：(不可思議)做國手喔！

林老師：阿欽的運動條件很好哦，而且可以繼續唸書。

龜毛：(找出不什麼話，支唔一陣，憂喜交摻)書？是一定要唸的啦……可是是不是有用也不知道啦。

林老師：就讓他去唸嘛，公家出錢，不用考試也不用花錢，不唸白不唸。(積極遊說)。

龜毛：(好像說夢話)有那麼好嗎？隨便打一打架也可以出頭天？

林老師：對，就是轉移他的血氣方剛，訓練做拳擊選手。

龜毛：(自言自語)拳擊喔，這麼好，隨便打一打也可以出頭天？

龜毛：欽仔，你要好好謝祖宗保佑，做國手很風光哩，(興奮異常)以後若要去美國，記得要跟總統合照哦！不只是台灣的總統，連美國的總統也要照！

阿欽：照那個做什麼，擺香腸攤的時候掛起來？也嚇不到警察。

龜毛：(被說中要害，感慨)相片……總是要照的啦，以後是不是有用也要看運氣啦。

阿欽：我才不要變成像爸爸這樣。

龜毛：哎，阿欽，不是要讓你變成爸爸這樣。書總是要唸的，總統的照片也最好照起來放著，將來有事沒事保平安。

阿欽：我才不要變成像你這樣。

龜毛：不然你倒底要像怎麼樣？

阿欽：要像老大仔。要像外面那個穿西裝、坐大台車的議員。

(街邊區燈亮)

(新科議員謝票遊行，站在一輛BMW上；路邊有選民夾道歡呼。)

(一些西裝畢挺、動作俐落的年輕男子，不時在兩旁穿梭巡邏，負責維持秩序，他們人手一支大哥大，講起電話有模有樣，帥氣得不得了。)

羅漢腳甲：這些飄魄男人都只是嘍囉而已，像這樣的角色，在朱議員手下起碼有數千個，殺人都不見血咧！

羅漢腳乙：真的嗎？看他生得不大穰也不橫霸臉，又白又瘦削，還戴那種金絲框的眼鏡，看起來這麼幼秀……甘有可能？

羅漢腳甲：哎呀，你的想法落伍了。若生得橫頭霸面，大穰又大胖，像龜毛仔年輕的時候有什麼用，做老大做沒多久就漏氣了。去美國連阿堵仔(老外)都沒打到就被趕回來了。

羅漢腳乙：(感嘆)不過他彼當時做國手的時候，確實也真囂擺，去美國就算沒比賽，至少也坐過飛機、吃過美國菸。

羅漢腳甲：若說要坐飛機、吃美國菸，像朱議員這款有錢有地位的，都不知坐過幾百次、吃過幾千包了。平時龜毛仔臭彈(吹牛)那些有的沒的，你也真的聽進去，他當老大跟人打架

打到牙齒掉光光，裝了假牙後，整張嘴巴連一支菸都含不穩，就算吃到美國菸也爽快不起來……

(燈暗)

第十一場

(西餐廳區燈亮，招牌寫著“威而剛西餐廳”。龜毛在餐廳門邊擺攤。)

(龜毛改頭換面，以一副新形象出現。他穿著一套熨得筆直的大西裝，手提塑膠公事包，腳蹬塑膠皮鞋，頭髮梳得油油的，戴一副金框細邊眼鏡，儼然一副斯文人的樣子，乍看和朱議員的打扮頗形似。)

(龜毛裝模作樣的打開塑膠公事包，露出裡面的貨品：保險套、情趣內衣、魔術胸罩、海狗丸、七釐武功散、姑嫂丸、中將湯。)

(他迅速掃瞄一下前後左右，覺得吸引到足夠的目光，於是開始演講。)

龜毛：來呀，各位鄉親父老，趕快來看呀，遲了連下輩子都註冊不到喔。

(龜毛高舉一包保險套，向周邊男子招搖。)

龜毛：來看喔！查甫人若套上這個，整隻猛煞煞，勇恰恰。(拆開一包，向女客展示)你們看，這有花的、有加料的，查某人見到了都要叫阿哥！有時來不及進旅舍，路旁隨便有什麼甘蔗田就騷進去了……。

(眾女子議論紛紛。龜毛再舉起一個魔術胸罩和一罐姑嫂丸。)

龜毛：看啊，查某人若來穿這個，不用抹粉也不用擦胭脂，整隻水跳跳，男人看了眼睛都脫窗……還有這種美國製的，只要一小粒，查某人血氣馬上調得順順順，不管是黑斑、雀斑、條仔痣(面皰)，不用抹粉不用塗牆壁，統統消光光。

(龜毛咧開大嘴，笑得真開心，附近聽眾紛紛散光了，他如夢初醒，有些洩氣地左右張望。)

龜毛：講了半天都鴨子聽雷，沒一個識貨！錢沒賺到半文，肚子卻餓得要死。

(龜毛收起塑膠公事包，進西餐廳，餐廳裡有幾個客人在用餐。)

女服務生：先生，歡迎光臨。

(把菜單遞給龜毛。)

龜毛：哇，夭壽貴！

女服務生：(奇異眼光)先生，您要點什麼？

龜毛：等…等一下再說。你們廁所在哪裡？

服務生：先生，洗手間在那裡。

(服務生手指廁所方向。)

(廁所燈亮)

(龜毛進廁所，見到這樣豪華的廁所簡直驚呆了。)

龜毛：廁所怎麼這麼香！(檢視設備)哇！廁所裡面噴香水，還有這麼漂亮的衛生紙，還有香香的這種東西(洗手乳)讓人洗手……

(龜毛東嗅西嗅。)

龜毛：真浪費，用這種好東西洗手！

(龜毛又多按了一些乳皂)

龜毛：多洗幾遍就算我賺到了。

(龜毛反覆洗好幾遍手，依依不捨，正打算出去。忽然想到什麼似的。)

龜毛：哎，洗手洗得忘記撒尿了。

(撒完尿。)

龜毛：噢，衛生紙這麼大捆。多拿幾張就算我賺到了。

(多抽一些衛生紙要帶走。衛生紙抽得太急、太長，有的掉到地上了，龜毛彎腰撿完紙，順便清清喉嚨，往抽水馬桶吐一口痰。)

龜毛：呸！

(一口白色痰迅速掉進馬桶，咚一聲，聲勢挺驚人。)

龜毛：(手摸嘴)啊，我的假牙！(趕緊探頭看馬桶)害了！才吐一口痰，整副假牙都掉進去了。

(龜毛跪在馬桶邊伸手進去掏；一會兒，他暫時收手，跑到廁所門邊把門反鎖，然後又跑回來繼續撈。)

龜毛：(急)怎麼愈掉愈深，哎，都撈不起來。哎，糞孔怎麼做得這麼深，都撈不起來。

(外面的敲門聲一陣比一陣急。)

(廁所外，幾個尿急的男人用力敲門。有的勒褲腰、有的急跳腳。)

男人甲：裡面的人暈去了是不是？還是在孵雞蛋！

男人乙：大人太種了，就算拉個屎也不用這麼久啊！

男人丙：會不會出什麼事？

男人乙：咦，說的也是，不然怎麼都沒聲音？

男人甲：要不要撞門進去看看？

(大夥兒正說著，龜毛忽然打開大門，若無其事地走出來。)

男人乙：原來沒死啊！明明在裡面也不會吭一聲！

(龜毛假裝沒聽見，悠悠晃出去。)

男人甲：(抱怨)拉一個屎拉這麼久。

男人丙：哎，急死了，你們不進去我先進去。

男人甲、乙：驚不住了，一起進去啦。

(燈暗)

(餐廳區燈亮)

(龜毛端坐椅子上，手按嘴巴，一副心疼的樣子。餐廳女服務生走過來。)

女服務生：先生，你要點什麼？

龜毛：(指菜單)這個。不，這個好了。等一下，我看這個比較便宜，就這個好了。

(女服務生低頭記單子)

龜毛：(無牙，說話含糊)小姐，你們這裡的茶水免費喔？

女服務生：嗯。

龜毛：再給我倒三杯茶。

女服務生：請稍等。

(女服務生淡淡瞅他一眼，走開。)

龜毛：(抱怨)隨便一樣菜就賣五百五，實在么壽貴。

(女服務生端來一堆杯盤，好像射飛鏢一樣，碟子一個個飛快甩到桌上，茶水也一杯杯速速倒過去，龜毛驚魂甫定，抬頭一望——女服務生一副不情願的樣子。)

龜毛：(一臉平和)小姐，你平常工作很辛苦噢？

女服務生：(楞了一下)先生，你在說什麼？

龜毛：老闆對你壓榨過度噢？

女服務生：你在說什麼？

龜毛：薪水也太少了噢？(停下來，瞄一眼服務生)。還要端盤洗碗收錢掃地，實在太累了噢。

回家還要照顧弟弟妹妹扶養老母，負擔實在好重喔？

女服務生：(楞得更久)先生……你

龜毛：(忽然口氣一轉，大聲喝道)你娘的囂擺什麼死人骨頭啊！擺一張臭屎臉！孝男臉！

(全部客人都停下刀叉往這邊看，龜毛覺得扳回面子了，拍拍屁股，起身就走。才跨出大門兩步，領班就追出來。)

龜毛：(得意)免道歉了，回去好好管教她們，服務態度改善就行了。

領班：是，是。有什麼不滿意我們一定改進。不過，先生，您還沒付錢。

(龜毛瞪他一眼，不情不願地掏出鈔票。)

龜毛：免找了啦，剩的給你當小費。

領班：謝謝先生，下次歡迎再來。

龜毛：(生氣)還要再來！說什肖話！最好一輩子都不要來。

領班：對不起，對不起。

(領班進餐廳。龜毛站在餐廳門口，愈想愈氣。)

龜毛：越想越氣，菜也沒吃到一口就要算錢。好啊！乾脆就進去隨便吃吃。

(又走進去，在原來桌上的每個碟子都吃上幾口，但因為無牙，吃得很辛苦。)

(龜毛大搖大擺晃出來，臨走，不忘在大門口放一個響屁——噗。)

(燈暗)

第十二場

(側表演區燈亮)

(人來人往。一個穿著怪異的老先生(龜毛扮)拄著柺杖要過馬路，一個好心的小姐過來扶。)

(西餐廳區燈亮，裡面有小提琴音樂。)

(龜毛進了先前出過糗的西餐廳，龜龜祟祟地東閃西竄，趁著燈光黯淡，沒人注意，趕緊把身上預藏的這瓶尿液倒進桌上水壺裡。一壺又一壺。)

龜毛：(竊喜)嘿嘿，讓你們喝尿，讓你們喝到你爸的尿。讓你們統統喝到你爸的尿。

(搞得差不多了，龜毛才抹抹手，摸走幾張漂亮餐巾，順著牆沿的側梯溜出去。)

(下樓梯時，龜毛忽有尿意。)

龜毛：哎喲，怎麼想要撒尿了。(上下張望)還好沒有人經過，就在這裡尿好了。

(拉褲子，掏出那話兒，在樓梯角撒上一泡尿。音效：誇張的尿尿聲。就在龜毛最後那幾「抖」的時候，忽然聽到好大的爆炸聲——他往左看，西餐廳裡失火了！接著又一個爆炸聲，身後的樓梯出口也著火了。)

龜毛：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

龜毛：救命啊，救命啊。

(龜毛急得團團轉，在狹窄的樓梯間爬上爬下，濃煙已燻滿整個走道，連眼睛都張不開了，他幾乎癱下去。忽然間，他彷彿發現什麼救星似的，立刻掏出衣角，拼命去揩剛才撒的尿，每揩幾下，就搗住口鼻吸一下。吸著吸著，逐漸沒了知覺)

龜毛：(昏倒前)救命啊，救命啊。

(燈暗)

第十三場

(病房區燈亮)

(醒來的時候，龜毛身上正覆著漂亮的白被單。)

記者甲：醒了！他醒了！

(一群拿相機的記者圍上來拍個不停。一大堆麥克風頓時湊上來。)

記者乙：先生，請你描述“威而剛西餐廳”當時失火的狀況？

記者丙：據說火勢是從樓梯口燒起的？

記者丁：火勢一發不可收拾，當時您坐在哪個位置？

記者戊：附近民眾說有兩次爆炸聲，您在餐廳裡是不是有聽到？

記者己：您是火場唯一生還者，可不可以描述逃生經過？

(鎂光燈白花的閃，亮得龜毛睜不開眼。)

龜毛：(閉著眼講)火勢是從窗戶燒到地板，從地毯燒到餐桌，又從餐桌爬上牆壁，從牆壁爬到天花板……。

(記者們紛紛速記下來。)

龜毛：房屋開始燒，樓梯也在燒，到處統統在燒，燒得到處紅通通……這裡碰一聲，那裡迸一聲，再那裡又轟一聲……

(記者們爭先恐後，有的要拍龜毛的臉部特寫，有的要把錄音機塞到他嘴邊。)

龜毛：到處都是尖叫聲，哭成一團。我舉起椅子，打破窗戶，爬到外面陽台，見火勢太大又退回去，叫大家冷靜、讓老弱婦孺先走，逃到後門陽台，想不到又碰壁；我叫他們不要吵，趕快坐下來想辦法……幾個女生暈倒，我又替她們做人工呼吸，口對口的那種……

(整個病房擠滿了人。連門口也有看熱鬧的病人。)

龜毛：又幾個女生暈倒，都是金頭髮美國仔，我嘴巴又湊上去，一直吸一直吸，吸到她們唉唉

叫，還來不及進旅舍，路邊隨便有什麼……

(市長和兩個隨從進)

記者甲：(回頭看)市長來了，市長來了！

(大家讓開一條路，依舊拼命拍照。)

市長：吳先生，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龜毛：還可以。謝謝市長先生特地來看我。

市長：這是代表全市給你送來的慰問金。吳先生請收下。祝你早日康復。

(市長先送上一個小紅包，兩位隨從再拿來一塊大紙板，上面寫著二十萬元整。)

眾記者：市長先生，讓我們拍個照。

(龜毛和市長各扶著紙板的一端，記者擁上前拍照。)

記者乙：吳先生再笑一下。

記者丙：市長先生再笑一下。

眾記者你一句我一句：

再笑一下。

再靠近一點。

把牌子舉高一點。

(燈暗)

(電視新聞播報聲。記者不停播報火災新聞，夾雜龜毛的發言。)

(人影雜沓，人聲腳步聲)

(燈亮)

眾記者：省長來了！省長來了！

(省長來了，伴著兩個隨從。病房張貼紅布條歡迎。省長帶來五十萬慰問金還有一塊大紙板。)

眾記者：省長，我們拍一下照片。

(記者紛紛上前拍照。)

記者乙：吳先生再笑一下。

記者丙：省長再笑一下。

眾記者你一句我一句：

再笑一下。

再靠近一點。

把牌子舉高一點。

(燈暗)

(電視新聞播報聲。記者不停播報火災新聞，夾雜龜毛的發言。)

(人影雜沓，人聲腳步聲)

(燈亮)

眾記者：行政院長來了！行政院長來了！

(行政院長來了，伴著兩個隨從。病房外排滿花籃和歡迎標語。行政院長帶來一百萬慰問金和大紙板，記者把病房擠得水洩不通。龜毛和院長捧著大紅包拍照，笑容僵硬，表情滑稽。)

記者乙：吳先生再笑一下。

記者丙：院長先生再笑一下。

眾記者你一句我一句：

再笑一下。

再靠近一點。

把牌子舉高一點。

(燈暗)

(收音機播報聲。記者不停播報火災新聞，夾雜龜毛的發言。)

(人影雜沓，人聲腳步聲)

(燈亮。妙珠坐在龜毛身旁數錢，一臉喜不自勝的樣子。)

妙珠：龜毛仔，你看他們捐來這麼多錢。

(龜毛張開眼睛，看到桌旁那堆錢，有些慚愧不安。)

龜毛：別那麼大聲，隔壁房的會聽到。

妙珠：(興奮)連隔壁房的病人也捐錢給我們，全醫院都捐給我們咧。

龜毛：別那麼大聲，全醫院都會聽到。

(隔壁收音機傳來龜毛聲音：裡面開始燒，樓梯也在燒，到處統統在燒，燒得到處紅通通……這裡碰一聲，那裡迸一聲，再那裡又轟一聲……到處都是尖叫聲，哭成一團。我舉起椅子，打破窗戶，讓老弱婦孺先走，逃到後門陽台，想不到又碰壁……幾個女生暈倒，我又替她們做人工呼吸，口對口的那種……幾個女生暈倒，都是金頭髮美國仔，我嘴巴又湊上去，一直吸一直吸，吸到她們唉唉叫……)

妙珠：龜毛仔，你說總統會不會來啊？

龜毛：我怎麼知道。

妙珠：要是總統能來，紅包就更大了。

龜毛：要是總統能來，全國的大官就算都來齊了。

妙珠：你說總統會不會來？

龜毛：我怎麼知道。

妙珠：要是總統來了，你就像國手一樣紅了。

龜毛：要是總統來了，一定要和他拍一張合照。

(燈暗)

第十四場

(右下，側表演區燈亮。龜毛的新香腸攤開張。人來人往。)

(警察見到龜毛，走過來。)

警察：喂，老大仔，拜託啦！暫時往旁邊閃一點，讓別人的車子有路過……

龜毛：給他一個面子嘛。

（龜毛笑笑地指指攤子上頭，警察抬眼瞻仰一會兒，聳聳肩膀就走了。）

（如今，這攤子上頭，正掛著一張全新「李總統／救火英雄合照」，而照片旁邊，安置了一塊嶄新招牌，招牌上大大寫明了「阿勇仔香腸」幾個字。香腸攤旁擺滿一堆堆佛經善書。）

（有客人上門了，龜毛咧嘴大笑，滿口新鑲的金牙，閃閃發光。）

客人：這香腸怎麼賣？

龜毛：免錢啦，送你。

客人：怎這麼好？

龜毛：做善事啦。我是在做布施。

客人：布施？你的香腸都要送人嗎？

龜毛：是啊。這本佛經也送你。

（客人抬頭看那張合照）

客人：這個是你喔？哇，跟總統合照，你很有名嗎？

龜毛：（得意）你知道就好。彼當時，我舉起椅子，打破窗戶，爬到外面陽台，見火勢太大又退回去，叫大家冷靜，逃到後門陽台，想不到又碰壁；我叫他們趕快坐下來想辦法……我帶領大家口唸阿彌佛陀，南無大慈大悲觀音菩薩……

（導演進）

導演：阿勇大哥，你在這裡啊。我們現在有個角色，給老大您來演最適合了。簡直是特別為你設計的，《台灣我最大》，您的專長全部用得上……。

龜毛：要叫我演什麼？

導演：演一個大人物，又是個大英雄、大善人。我們會把你從西餐廳救火，火海餘生，還有後來的捐錢建廟、行善布施……等等大功大德都演進去。

龜毛：是樣喔？

導演：還有，會把你當年出國參加奧運比賽，把阿堵仔（老外）打得咪咪冒冒（落花流水）也演進去。

龜毛：這樣喔？

導演：還有，會把你征服的那些阿堵仔美女，奶子大得像牛的美女，那些在甘蔗田裡的爽歪歪都演進去……

（燈漸暗）

（燈全暗。兩人交談聲）

龜毛：（諧謔）時世真的變了！隨便編一編也能出頭天？

妙珠：龜毛仔，要拜託菩薩多保佑，讓你這次國手當久一點，讓這種「好時世」能一直繼續下去。

（全劇終）